

末世拍案惊奇 1-5 章

上方请剑，海变田成

现身说法，代越庖俎

院墙深深，戎装一身

武略文韬，杰地英豪

【 第一章】赖大还朝惊煞老臣 太师良策安抚众官

一年里最热的便是这个时节了，帝都的官宦人家，都早早的打开了冰窖取冰降温，八百里加急送来南国的海味，北国的山珍，至于鲜菜果蔬，更是京郊专供的。这时节的官宦人家如不摆足威风，怕是要被同僚嘲笑小气的，早年皇上便有谕旨，诸事皆有法度，以威四夷，切不可堕了天朝的威风。

帝都的房价，近年来涨势惊人，但是再涨也涨不到太师府上去，这一大片的府邸，亭台阁榭，郁郁葱葱，在帝都里少有能及。吴太师位列三公，虽属闲差，但位高以至人臣之极，早年跟随太上皇东征西战，立过汗马功劳，太上皇退位之时，便明发谕旨晋了太师，至今已近十年，真个是元老重臣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

太师府的宴客厅里，下人们早将大块的冰用锤子砸成小块，再用镰刀细细的切割雕凿成五角星状，都摆在宴客厅房角四周，大厅里透出股子浸入心脾的寒意。即便这般清凉，却也驱不散几位老爷心头的燥热。

太师昨日过多疲惫，午睡还未起床，下人们小意的伺候几位朝中的大人，眼瞅着贾太保汗出如浆，吏部尚书贺大人满面惊惶，刑部尚书周大人虽未如那二位一般，却也一脸沉重，不由的心头一紧，几位爷平时都是矜持威严，英明神武，现如今失态若此.....下人们虽然驽钝，但也瞧出必是出了大事，这天朝的事情，一向不足为外人道，但凡此类事情当然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不用吩咐，下人们上完茶点便惶然退去。

“吁”贾太保靠在椅背上，茫然的端起茶便喝，竟是未觉其热，周尚书皱皱眉头：“贾大人，以下官看来，那赖大不过是一破落户，早年虽富可敌国，现如今不过苟全性命，太子殿下竟也如贾大人一般惊慌。恕下官驽钝，一个小小草民赖大，何须如此紧张？”

“周大人所言甚是”，吴太师走了出来，摆摆手制止了诸位行礼，却道：“我已经得了消息，青林贤弟不必惊慌，昔年，前有贤弟外放于福建巡抚，后有贺尚书居布政使之位，赖大来投，挟金银珠宝无数谦卑于前，倚栏而歌者众恭敬于后，轻纱窈窕，概属红楼之内，以福建一省之大，皆从此獠，时太子储君尚在藩邸，亦莫能外。帝都诸位老大人，怕也是受了好处，当年事发之时，举国震动，时太上皇尚在大位，朱丞相那么大阵势，还不是无功而返？最终不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放赖大远渡海外蛮夷之地，草草了案，十二年过去了，到今日莫非还能重翻旧账不成？”

贾太保叹了口气：“莫非太师忘了黄尚书和陈总督之事？赖大之事不过是个幌子，背后还是党争，这党争到了最后，终究要找个替罪羊的”。

贺尚书忧心忡忡：“自我朝太祖以来，先后十一次党争，株连祸结，概莫能外，我等前朝老臣，太上皇不以卑鄙，以我等辅佐圣上，虽战战兢兢于内，却未尝不骄横跋扈于外也，本有太上皇为我等做主，然而前日帝都大雨，太上皇受了惊吓……下官讲句大不敬的话，一旦太上皇龙御归天，当今圣上以我等老臣结党而私，前些年能逼死黄尚书，拘陈总督、杜府台，今日就能以赖大为刀，悬于贾太保与下官之颈，便是太子储君，恐亦难逃干系”

周尚书点点头：“听贺尚书所言，颇有道理，太上皇怕是大限已至，时日无多，太子殿下差我前来告知诸位，我等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需想个法子出来渡过此关，皇上好毒辣的手段，居然有赖大这手暗牌，行事速度竟是如此之快，我等皆措手不及……好他个面瘫，趁太上皇病危，他……他竟是等不得了”？

吴太师一笑：“诸位不必惊慌，赖大之事，事涉太上皇和储君殿下，便如今圣上，又能如何？我煌煌天朝，最要紧得便是这脸面，一旦兴了大狱，震动国体，当今皇上虽贵为天子，却难免蹈胡、赵之辙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昔年太宗能连夺胡赵之位，便是太学生之乱亦不为虑，今日太上皇虽在病中，我等却也非束手待毙，朝堂之上，除温丞相那等虚伪狡猾之徒和户部李侍郎外，皆是前朝老臣，现在最要紧得是寻得礼部尚书畅春大人的支持，这样即使有变，圣上亦不敢犯众怒，若果真不协……嘿嘿，西南大都督薄久有不臣之心，打着怀古复礼的旗号遥祭太祖，若有必要，我们大可请太上皇的旨意，外联薄督，以“正本溯源”的名义废了当今，当然，那只是非常手段，当今圣上是聪明人，揪回赖大只为敲山震虎，鱼死网破的事情，他是决计不肯做的，故以本官看来，此事定会风平浪静，断无可能大兴牢狱”。

三人大喜，皆赞太师之智，此时早有消息传来，那赖大已打入天牢，既已不碍身家性命，众人便皆不以为然，此时方觉一番密谈，以至深夜时分，众人出门来顿觉寒冷，吴太师笑道：“诸位皆是我天朝栋梁，此时夜深寒重，切不可着了凉啊！来啊”。

几名下人垂手而立，吴太师呵呵一笑：

“拿衣服”。

【 第二章 】北戴河督抚朝圣驾 小茶馆草民议时局

一入了七月，天气就开始闷热起来，日头不见得怎么毒，却好似下了火一般，压的人喘不过气来，也不知怎地，这满城的知了开始骚动起来，又是喊又是叫，却不知朝廷的老爷们早就不耐烦听了，接连几道命令下来，这满城尽是六扇门的捕快粘知了，一夜之间，除了几个悍不畏死的还在呱噪，这偌大的城，竟听不见什么不和谐的声音，前阵子大雨下的厉害，连帝都都被淹了，这往年叫唤的最厉害的蛤蟆，也几近的销声匿迹了，小民们到处传谣言，说甚么今年蛤蟆都不叫唤了，莫不是太上皇龙驭殡天了，草民们传的言之凿凿，也未见朝廷有甚么话说，发了几次邸报，却都是些不相干的，这事慢慢的也就淡了下去。

城外的官道上，一队队的侍卫鲜衣怒马，明晃晃的大旗上印着各路诸侯番号，路边茶馆里的人们茶也顾不得喝，围着门槛看，有细心的人数着，今天已经过了十一路人马了，算上昨天来的，天朝三十二省督抚就要全员到齐了。

“自我朝太祖以降，咱这北戴河就是皇上和朝廷里的老爷们纳凉的地方，不是老汉说嘴，我那双老眼可瞧过了无数的贵人，远的不说，就说太宗皇帝他老人家，八王议政的年景里来过好多次……”说话的是茶馆门边站着的却是摊煎饼的王秃子，一口黄灿灿的脏牙啧啧有声。

有与他相熟的便问：“王秃子，你不去摊煎饼了吗？怎么又空来这里喝茶啊？”

王秃子赶紧止住对方的话：“这位小哥切莫乱讲，您这话要叫捕快听见，一个大不敬的罪可就落下了。现如今为当今圣上避讳，那个字可说不得，我的生意叫做“烙煎饼”。

那人却嘿嘿笑了起来：“怎么？今上面部有疾，竟连‘摊’字都讲不得了吗？”

那王秃子还没答话，身边却有一人拽住了他，“您老见过那么多贵人，那……当今皇上……你见过吗？”只见一胖大汉子发问，听口音是江南人士，喝茶的众人都识得他，也是个来告御状的。

王秃子回头一看说话的人，却是呲牙一乐：“魏胖子，我劝你也别在这等了，赶紧老老实实回去做你的茶马生意去吧！想告御状？你告谁去？皇上他老人家会管你那点破事？再者说了，这两天的阵势你也看见了，休说行宫里的皇上，便是这各省的巡抚，除了远远的看上一眼，你能近的哪个？”

魏胖子默然无语，只是低头喝茶，想到惨死的妻儿，泫然欲泣，茶馆一时静了，众人戚戚然，听说前阵子江浙驿道上的连环快车翻了，死了几十个人，照理说这在天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几千里之外的事，死的又不是自己，你管他娘？本以为和过去一样，吵闹一阵也就散了，可是各地的书院闹的厉害，番邦也探头探脑的打听，朝廷的报馆竟也跟着掺和了进来，讲的都是甚么毁尸灭迹推卸责任等等一些听不懂的话，书生们议论纷纷，天天吵闹着甚么彻查到底的疯话，真真是疯话，王秃子把他那颗秃头摇了摇，这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圣明天子，几个娃娃懂得什么？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，这头摇的更厉害了。

魏胖子的妻儿都在那车里面，死人名录上却没他妻儿的名字，两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，他跑去官府鸣冤，却被皂吏打将出来，扔下一句话：此事切莫声张，过后朝廷赔你五十两银子便是，如若不依，休说五十两银子没有，立时便要抓进大牢！这魏胖子急怒攻心，变卖家产进帝都告御状，却不曾想那九门之外人山人海，等着告御状的人排到了城门外！四下打点，这才听说今上不在帝都，正在北戴河召集六部九卿并三十二省督抚议事，便马不停蹄赶了过来，谁曾想来五天，竟果然如秃头说的那般，休说皇上，便是各省的总督巡抚也未曾见得一面。

“听说当今宰相是极好的，兄台不若去寻宰相的门路”。说话的人系着方巾，书生模样。

“啪”，魏胖子一拍桌子，却唬了众人一跳，“好甚么好！这厮专会骗人，几滴猫尿收买人心！我那娘子和孩儿出事之后，这厮答应的好好地要给我一个交代，哪知前脚刚走，朝廷便蛮不讲理的把我赶走……这这，堂堂天朝宰相，便是这么一个言行不一的小人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身边有相熟的早灌了他满嘴凉茶。

“那相爷看起来像是好官，只是当今朝廷，也是个“八王议政”的局面，相爷势单力薄，如何管得了那些结党营私的国贼？”有人叹道。

“好官？呵呵，这朝廷有甚的好官？宰相老爷先把他娘们儿孩子的屁股擦干净吧……哈哈”又有人大笑。

“诸位，敢情当今这宰相和前些年的李相爷一般，都是管不了自己老婆人啊”

“李相爷？那厮修了个劳什子大坝祸国殃民，听说二十多年前那桩公案，帝都里的太学生就是他下令给……”说话的人并指如刀，在咽喉处划了一下。

“非也非也”，一个酸儒站起来摇头晃脑：“当年事发之时，小生尚在帝都书院里求学，此事再了解不过，虽是李相爷下的令，但那也是“八王议政”通过，太宗又点了头的，细论起来，那是前些年致仕的大理寺罗正卿动的手，早就死了的姚大学士、杨阁老也是脱不了干系的”。

“当今太上，不也是因此事而起吗……”。

“当今太上皇？”众人哄然大笑，太上皇那些事妇孺皆知，那酸儒更是轻声唱了起来：“窈窕少将，君子好逑，自古帝王多风流，吹拉弹唱，当众梳头，高腰长裤妻如猴，黑框眼镜，挥斥方遒，蛮夷番邦把盏游……”。

一时间众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，把太上皇殡天的事又说了几遍，茶馆老板赶忙出来：“诸位客官，莫谈国是，莫谈国是啊！这话要传出去，小人这生意是做不下去了……”。

那戴方巾的书生却也站了起来，气的浑身发抖：“无耻莽夫！，你……你们切莫胡言乱语，温相是极好的，他……他那等年纪的老人，你我应当尊重才对，朝廷便有万般不对，也只是那些贪官该杀，我煌煌天朝，百姓亿万，都赖朝廷养活，这朝廷好似我们的再生父母，哪有儿女埋怨父母的不是？尔等这般数典忘祖，其心可诛！若觉我天朝不好，可速速去那番邦蛮夷之地，这等……这等骇人的话，切莫再讲，我亦不听，如若再讲，我便要去官府告你们一个妖言惑众、聚众谋反的罪名，到那时……”。

魏胖子咽下凉茶，揪住书生便打：“敢情死的不是你那妻儿，我打不了朝廷狗官，今日便拿你这小贼出出气……”。

群情激奋，众人纷纷上前，揪住书生便打，便连倒茶的小二和店外讨食的乞儿都上前踹了两脚。众人均觉如此迂腐之货，便打死也不多。

天气越发的沉闷了，外面一队队车马逶迤而过。远远一杆亮红大旗煞是刺眼，众人心下一震，放开鼻青脸肿的书生，齐齐挤过来看，只远远的看见红旗招展，诸将甲冑分明，持铁锤和镰刀的侍卫分立两旁，中间簇拥着一辆奢华大轿，前头一杆大旗迎风招展，上绣六个金黄大字：

西南大都督薄。

【第三章】论朝政权臣谋上位 逢疾雨薄督遇故人

立秋刚过，这天气越发的沉闷了，日头早被遮死了，天上那片雨云厚的竟似看不到底，忽地狂风掠过，风后便是雨，细微而至淋漓，又至瓢泼，夹伴着闷雷轰鸣，疯了般扑向人间，似要决绝的把这天地扫个干净。

今上不在帝都，朝廷的老爷们便也不用上朝，索性整日介到衙门点卯厮混，有这雨拦着，想来也没人到府上寻门路办事，老爷们关了窗，闭了门，咒骂了两句，便搂着小妾快活去了。帝都本来楼子极多，楼里的姑娘不绣花，做的却是绣花针的生意，所谓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，想来这功夫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前些年里六扇门不知道发了甚么疯，把帝都楼子里的姑娘们都逐了出去，这大雨天里，小民们无处可去，只好躲在家中，想到此事便暗地里的骂那朝廷里的狗官都是一水儿的王八，这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屁事？人家楼子里的姑娘们都是些正经人，舍了力气，赚的是辛苦银子，总强过狗官们浑不要脸的闷声发大财。又想想这几年日子越发难熬，前些年这朝廷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现如今竟是里外都烂透了，不由的心生烦闷，遂扯过自家婆娘孩子，打个几巴掌解闷儿。

这北国的风雨未怎么扰了帝都，却苦了几百里外赶路的人。北戴河的官道上，行来一路人马，赤衣赤甲赤鞍赤马，连那足下的官靴都是赤色的，当头一骑，手捧一杆大旗，本是亮红色的，被雨浸透，颜色也渐渐的重了起来，瞧来却就黑了，左右侍卫持了镰刀铁锤紧随其后，簇拥着一辆奢华官轿。那官轿内里别有洞天，虽不甚宽绰，却也雅致。桌椅式样深沉稳重，花纹古雅静穆，木质颜色已然黑了，竟是番邦朝贡的黄花梨木。湖笔徽墨宣纸端砚，文房四宝一应俱全，鱼儿龙里冲的是极品的大红袍，两人各置一边，瞧那官服上的锦鸡，这二位竟是朝中的大员，一人长脸凤目，鹰视狼顾，一脸的飞扬跋扈，正是西南薄督，另一人却圆脸阔鼻，满面谄媚，却是钦命东南总督、加大都督衔的俞总督，此刻正满面堆笑，边饮边说：

“这十几日不见皇上，太师宰相六部尚书们也不在京，偏生朝廷的邸报里只字不提，百姓们颇为好奇，有那不晓事的，便胡说甚么今上要废太子，却反被六部挟了太子逼宫，又说丞相吓尿了裤子，哭的梨花带雨，还说甚么南粤的汪大都督心生不忿，欲进京勤王……那酒肆茶馆，勾栏瓦市，处处皆议，沸沸扬扬，越发传的不堪了，倒也有那忠心的奴才，对圣上好生惦念，有几个思之甚切，没了皇上竟不知该怎么活了，听了那流言登时大怒，哭了几次，又自发的结社驳斥流言，听刑部的人说，帝都这阵子总有百姓为此打架……”

“唔，风起于青萍之末，今上离开帝都久了，坊间自然会有些反应”，薄督不置可否，伸手倒了杯茶，轻轻置于对方面前：“俞世兄怕是漏了句话：‘西南大都督薄久有不臣之心，招兵买马，意图不轨’，是也不是？”

那俞督哈哈大笑：“果然瞒不得你！贤弟坐拥西南，遥祭太祖，红歌教主何等雄名！竟把西南大都督的名声掩了，这满朝文武、亿兆百姓谁不侧目？只是……”他圆脸上闪过一丝疑惑，“太祖文韬武略，天纵其才，却是个众叛亲离的独夫，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骄奢淫逸……凡此种种，自太宗朝便有定论，贤弟是聪明人，现下这朝中各路人马角力，为兄知你惯是个不让人的主儿，所谋甚大，但借此凶行这般手段，你便有机会更上一步？”

薄督冷哼一声：“难道薄某不行这般手段，便有机会了吗？不过死马当活马医罢了，这三十二省督抚领大都督衔的，算上你我在内，只有六人，这六人里面，你我份属同门，自不必说，那姓汪的仗着是天子门生，一向傲慢，我在西南拔了他的旧部，这厮便一直怀恨在心，一旦今上逊位，这厮便要入朝，这尚书的位子总免不了。今太上病危，皇上又下了一步好棋，揪了赖大还朝，登时朝野震动，虽不至于鱼死网破，敲山震虎总是有的，遍观太上皇旧部，因赖大之事，太子惶恐，不敢多言，太保太保，自身难保，吏部的爷唯唯诺诺，刑部那位只知捞钱，那礼部的主子惯是个见风使舵的主，太师久居高位，地位最是超然，出出主意还行，这浑水他是决计不肯趟的，这朝中竟无人可以指望。宰相和这天下官员不同路，又是个惯会邀清名的烂好人，不提也罢。今番这小朝会便是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了，你我皆是太上皇一手栽培，这等旧臣，皆是今上眼里那结党营私的乱臣贼子，纵使你想罢手，那些对头肯吗？太上一旦宾天，树倒猢狲散，待得明年大朝会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，到得那时，俞世兄可有良策应对？我这确是旁门左道，但这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事，嘿嘿，当今太上，不成就例在先？此番鹿死谁手，尚不可知”。

俞总督喟然长叹：“贤弟所言甚是，罢了罢了，你我两代的交情，我今日便是来讨个主意的，这东南大都督也做的实在乏味，为官四载，朝野竟是骂声一片。就此一搏，或许还有几年的尚书可做，明哲保身，怕是这个位子也没了，现如今你我便联手搅上一搅，这水浑了兴许就能摸两条鱼”。

二人思及前程，皆默然不语，各自沉思，一行人马肃然前行，那雨下得正紧，却听见前方一阵骚乱，有侍卫戟指怒喝：“乱枪开道，挑了这拦路的贼厮”。却听对方大笑：“薄都督，数年不见，便是这番对待故人的吗？”

那薄督皱皱眉头，挺身下轿，早有侍卫举了高伞候着，定睛看去，只见数十人抬着一顶金丝无顶小轿，只在上面覆了几丈的遮雨银缎，这般布置竟似是出门赏雨来了，轿上一人安居其上，笑道：“非是愚兄不肯下来，实是不良于行，薄贤弟，别来无恙啊”。

那薄督却也笑了，一揖到底：“邓世兄别来无恙，真真想煞小弟了”。

【第四章】白龙鱼服问国运 说文解字戏天子

天已立秋,京城却未见凉意,依旧是水一阵火一阵地搓揉。枝上夏虫每日聒噪,仿佛晓得好光景不长了。

天生异相,京里更是谣言横起。什么平西薄王爷进京大闹银安殿,什么圣上气得吐血,什么东宫掌摑了一品相爷,相爷找太上哭诉,反被太上啐了出来……说得真真儿的,仿佛相爷挨啐时他就在边上站着。

大人老爷们吐血也好,挨啐也罢,升斗小民的日子还是照过。京城十里街上引车贩浆鬻儿卖女的总是热闹。当街的酒铺子里,一个酒客叹口气,另一个酒客也叹口气,酒保走上来赔笑:"二位客官,咱们莫谈国是啊,嘿嘿~"

酒铺对面有个测字摊儿,守摊的老先生须发全无,身后挂着副对子:"卜凶问吉测安天命,横平竖直字在人心"。测字先生来头不小,四十年前是大司马林老爵帅帐下亲兵。林爵帅东杀西伐,封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永康王,先生跟着见过不少大阵仗。后来爵帅爷坏了事,树倒猢狲散,先生辗转沦落在乡下躲了半生,十年前方还在京城摆了字摊。摊子不大,只因当年一字测出朱老相国遭黜而名动京华,此后便常有些大宅门里的官儿老爷来求个前程。

这日午间,正是暑气最盛的当口,一乘八人抬黛纱乌龙滚金凉轿稳稳落在字摊前,近旁闪出个乌衣侍卫,立在测字先生眼前好一似玄铁罗汉:"算命的,我家大人要算个字儿,好生伺候着,不然仔细你的皮肉!"

测字先生暗笑一声,心想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,倒退四十年你这样的我能打六个。一头按住心思一头问轿中人,这位上官想测什么字,何不出轿一见。

侍卫低声厉喝,我家大人不见下人,少费话,快算来!

先生正待答言,只听轿里轻咳一声,侍卫们登时垂手静立。片刻间,轿中人终于开了口,是极考究的苏南官白,隐隐还有些徽州滋味:"阿黄不得无礼。那么,老人家,我确实腿脚不便,就这样讲讲还能测起来伐?"

测字先生浅淡一笑,悉听尊便,敢问上官说个什么字呢?

轿帘稍启,透出里面些许冰气:"那么,我讲个'和'字,和平的和。"

"和字甚好,亦是今上的年号",测字先生陡然心中一动,"所谓君子和而不同,不知上官所问何事?"

问人事。官白答言清爽。

好一个问人事。滚龙轿,乌衣卫,苏南口音还问人事,测字先生心中已经猜了七八分。朝廷有明典,六根不全不得为官,所以什么腿脚不便无非是掩人耳目。倘若真是"那个人"来寻吉利,只怕传言是要坐实了。

"禾者,粮也。粮旁即口,所寓人事,乃为官皆为稻粮谋,朝堂上只怕早已禄蠹滚滚。"测字先生在水牌上缓缓写下一个"和"字:"且巨口伺粮,此贪景也,依字来看,人事腐墨,积重难返啊!"

此言既出,轿中灌了水银一般死寂。沉吟一时,轿内人低低开了口,我讲的不是和平的和,是合作的合。

哦合作的合。所问何事?

问政事。

测字先生强按心头,尽量不去想象轿中坐着的"那个人"脆弱苍白的表情:"合者,上人一口耳。是谓上人一言,下必趋焉,"轻叹一声:"合字所兆,实为万马齐喑,以此问政,恐非吉兆....."

"那么,老人家,那么,我讲的并不是合作的合,"轿中一阵细碎动静,"我讲的是、是'为何'的何。"

所问何事?

问.....问国运!

测字先生猜得不错,滚龙凉轿里坐着的,确实是太上皇义子、当年的和顺王、如今的和肃天子,若从先帝禅位算起,亲政已经八年了。细说起来,这位"当今"是个不通灵的,龙潜藩邸时办过多年河务,抱定了"子不语",原不信甚么测字算命的把戏,只是近日连遇了许多脏臭事,心里郁结,恰听太上闲妃说起十里街上这个消遣去处,本想讨个好口彩,岂料迎头撞凶信,额上又添晦气,索性心下一横,直截问个大的。

国运?上官好大心思,如何不问问自家运命?

轿里不响。

测字先生抬眼望望天色,日头已然过午偏西,暑气尚存却暗暗显出慵倦之态。收回眸子,在水牌上幽幽写个"何"字,一头写一头唱:何为问首,国运存惑;起笔单人,民孤心左;横断竖钩,前路多折;钩锋向口,民苦兵戈;何无底线,苛政失德.....

唱到"失德",猛收了口:再唱就是"大不敬"了。

一时轿里轿外都沉默,静得如金銮殿一般。

哑了半晌,轿里渗出一句,那么,先师可有什么克化手段?

测字先生眼中波光一闪,嘴里却依然平淡:"上官高居庙堂,老朽不过是个废儒,哪懂什么克化手段.....你看这'何'字,形似'向'而失向,分崩离析,皆因乱自上出,祸在萧墙,那个谁能克化?"

轿里似叹如怨:"老人家果真是看病不救命.....起轿。"

吩咐一声"起轿",玄衣众奴簇起黛纱凉轿,好一似黑云压地,又如乌蛇归巢般绝尘而去,须臾间便没了踪影。

测字先生望着凉轿消失的街口发了一会子楞,才想起这位富有四海的"上官"没有留下半个铜钱,便喉咙里干笑起来。

毕竟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说。

【第五章】邓王爷簧夜助太子 俞都督漏算赤先生

闷热了许久，这雨总算下了，浇熄了蝉鸣，淋湿了天地，世人皆盼天行霹雳，地做汪洋，将那秽物一并涤净，却不曾想此番只做的一时爽利，待得云收雨散，不多时便又是肮脏世间。

北国之大，方圆万里之遥，此刻均遭骤雨遍扫，北戴河惯经阵仗，此番风雨虽大，却属寻常，那贩夫走卒，引车卖浆者之流，被雨拦了路，三两聚于路边茶肆，碌碌小民，粒米之见，身无分文，心思朝堂，有那前朝遗老，自命耿耿孤忠，天寒拿衣服，便忧太上皇，叹道天朝这般风雨，老人家怕是受不住，思及太上那灼灼英姿，眼圈红了，复又拈袖在眼角试擦，却惹得旁人讪笑，便有人说太上皇素知水性，那是天生的本领，又在那南海里住了十几年，愈加惯熟。此番风雨定然无碍，此刻怕是出江上海，逍遥快活去了，又云太上八十高龄金枪不倒，端的是威武无比，却偏逢那军中卖唱的虎狼之年，坐地吸土，这般本事的，怕是驴大行货也禁不起，即便不日归西，也属正常。渐渐地天色已晚，众人闲扯解闷之余，只盼的云收雨散，便拖曳而去，至于那一代帝王的生死，自是不干自家屁事。

北戴河城北约莫二十里路，坐落着一处庄园，本是当地大户人家外宅的院子，太宗年间，有客自帝都来，不知使了甚么法子，这院子眨眼就换了主人，早些年还是宝马雕车香满路，近些年却门前冷落鞍马稀，只是今夜却反常，只见得一队骠骑倒卷旗帜，护送着一辆奢华大轿缓缓进了那庄园，一众侍卫彪悍异常，手持镰刀锤头，长眼的便知是朝廷的制式，小民们哪敢近前，早早的闭门掩灯，惊了朝廷官员，纵被打死也无处喊冤。

天色已晚，烛火便点了起来，十二支番邦朝贡的银白烛罩着拢纱，把内屏风上的历代帝王映的栩栩如生，凉风透窗而入，那气息过了雨，越发细润，下人们上了热茶，温了老酒，摆了些酥鸡腊肉，又捧过熏香燃起，片刻间袅袅香雾升腾，沁人心脾，这熏香乃是南海的沉香木细碎后，加了龙涎、灵猫、麝香、迷迭后混合而成，皇家御用之物，这番滋味，等闲人便有钱也难以消受。

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厅里确实坐了三人，俞督满面谄笑，薄督一脸自傲，居于主位的"邓世兄"心中冷笑：这般嘴脸，果然不是往年你跪进我家的时候了。原来薄督少有恶名，逆伦犯上，太祖朝毆其父保平王，断了老父胸骨，太宗深厌之，薄为官计，着宫外跪了一夜，托旧友太宗长子邓氏，于太宗驾前进言，如簧巧舌，说动了太宗，终复启用。

这位"邓世兄"便是当年那太宗长子，身世坎坷，太祖朝跛足诟面行于野，凄惨不可名状，至太宗临朝，遂荫其子，以其领宗人府，一时权倾天下，其人行事孟浪乖戾，与一干老臣之子结党而私，俞、薄皆在其列。因让位有德，僖宗钦命封王，敕赐丹书铁券。现如今这邓氏虽只是个闲散王爷，不复当年之威，却是龙子凤孙，天潢贵胄，地位超然，便是当今圣上，也以兄弟想称。

"今夜为兄请二位前来，乃是受人之托，有位故人急切想见得二位。"邓王话音刚落，打屏风内转出一人。俞督大惊失色，那薄督更是心思千转：怎的太子也在此？

那太子却是憨笑不止，团团一辑，自捡下首坐了，端起一杯酒道："小弟敬二位世兄，请了"。

.....

入了深夜，雨便停了，往日似这般深夜，大街上除了更夫旁无他物，至于城外的官道上，那更是神鬼皆无，今夜却又反常，哒哒的马蹄声连绵不绝，一队人马匆忙赶路，看样子竟要连夜入城，四周侍卫铁锤横握镰刀出鞘，护着中间那大轿，轿中便是那俞薄二位总督，只是此刻都双眼紧闭，想来是熬不住这夏末的困意。

"俞兄，太子那番话，以你之见，如何？"薄督睁开眼，枯井无波。哪里有半分睡意。

"唔，宫里的密报，南粤那姓汪的一到，便被今上召进了宫，又请了户部的密谈，这番隐秘动作，定有所指，太子虽看似淡然，却着实有些慌乱，竟托了邓王主动寻我二人，话里话外更是都摆开了说，以为兄看来，太子说的也确有道理，我等四人，皆是开国老臣之后，虽然太子自视甚高，与我等并非同路，朝野却皆以一党称之，习叔父在世之时，虽因邦王之事与太宗有隙，但习邓同属五马，往年两家交情非浅，这次他托邓王出面，也着实费了一番思量，贤弟与那太子，平日多有倾轧，但此番风雨来袭，须得同心协力，若今上果真存了废立之念，今后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，便是逍遥如邓王，只怕也觉势单力孤。"

薄督闭上眼睛，不置可否，太子素来心高气傲，似今夜这般低三下四，实是惶恐所致，看来朝中局势已然不稳。同心协力？太子若等大宝，说不得哪天便想起今夜你坐了他的上位，寻个由头整治你一番，却到哪里说理？

俞督自顾自的说："既是开国老臣之后，又在这朝中能说上话的，太子，邓王，贤弟，勉强算上愚兄，只此四人，太上皇旧部自身难保，怕是指望不上，势单力孤啊"。

"不是四人，是五人！"薄督冷哼一声，眼中精光四射，"世兄漏算一人"。

"何人？"

"二十余年前，帝都太学生血夜折戟，八王废帝，东南大都督江簧夜入京继承大统，便是当今太上皇了，时邦阳二王先后被废，一应朝政，悉从八王，那把椅子看着光鲜，实际却是风口浪尖，太上皇唯恐重蹈覆辙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当时陪同太上皇一同从东南入京的，便是此人了"。

俞督闭目长叹："我怎的忘了僖宗朝第一谋士赤先生？"